

集部

堯峯文鈔卷三十二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書一 共十五首

與曹木欣先生書一

琬聞昔者孔子之以道自任也葢當衰周之時王者之迹既熄學校大壞太師瞽矇之官雖設而不能教士詩書六藝之籍柷敔鐘鼓琴瑟干羽之具雖存而士亦不能自淑於是孔子起於布衣日夜與其徒講求先王之

文推明堯舜以來天人性命之旨以相授受而其徒亦翕然從之然後其道大明當是之時所號為高第弟子者則有顔閔游夏之屬士大夫之交遊往還者則有晏平仲蘧伯玉左邱明之屬然邱明親受經於孔子及其為傳猶不免傷敎害義艷富而巫之失以致紛紜詆訶者訖數百年而終未有定則邱明之於道也齟齬不合者多矣而孔子顧有取焉子游之以文學友敎也不及一傳再傳而荀卿氏則已指斥其流敝以為媮懦憚事

無廉恥而嗜飲食者矣葢考其所得不過得道之器數止爾非有與於性命精微也而孔子登諸四科之列何也琬於是深嘆後之儒者其持論太高其責備太無已而孔子之教育人才如是乎其不可及也使孔子必舉其道以律人則子游氏固可謂之賤儒而左氏之議論文采亦必以聞人受戮矣此豈學者之所望哉琬嘗譬之今夫匠石之操斧斤以入山林也伐其小者為楹為梲為狙蝯之杙其大者為棟梁為貴人富商之櫸旁葢

自拱把已上三圍四圍七圍八圍無不取也亦無不用也惟其取之之術博而用之之途寛故凡天之所生山川之所蓄荆棘茨刺之所蒙翳一遇匠石吾未嘗見有棄材焉使教育人才而得若孔子殆亦學者之良匠師矣今先生從事聖人之道致知而力行有年於此學者尚不自放棄孰不褰裳攝裾疾趨先生之門哉顧瑰少無鄉曲之譽壯而備官於朝又無王公大人之援引默默退守自度無可表見望先生之門而趦趄畏縮者屢矣

不虞先生欲與之相見又欲一覯其所為雜文葢真有意於孔子之教育人才者故敢以其說進伏惟始終造就之幸甚

與曹木欣先生書二

琬自與先生相見得聞高論私心不勝向往遂忘固陋以一言干聽顧竊附於左氏子游氏之後遽辱賜荅所以奬勵過當非琬受教之本意也夫琬之於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當其少時頗好韓吏部歐陽子之書及

壯而始習六經又好諸家注疏之書孜孜矻矻窮日盡夜以用力於其中於是異同離合之必辨名物器數之必晰義類指歸之必加研求不可謂不博且專也至於既久則稍舉而筆之於文亦且曠然若有所見怡然若有所得矣至於又久而徹察之然後知其所得者或狃於才氣之偏所見者或出於聰明之臆求諸聖賢之道達於日用事為而根柢於修己治心者概未有合也故復戚戚然而憂惘惘然而惑以怠憂惑怠三者交并其

距道不逾遠乎顧先儒必言文爲載道之器琬竊謂此惟六經語孟足以當之他如退之之原道永叔之本論則猶舉其麤而遺其精沿其流而未遡其原也夫當其去陳言闢邪說毅然以起衰立教爲己任亦豈遂瞀瞀於道者然其中之踳駮疏漏支離而附會者已不爲少矣又況固陋如琬者哉今先生之言曰儒者之學本於天地仰觀俯察無往而非道也是誠然矣然使觀天者止知星辰之纏舍而曰天道盡此察地者止知山川形

勢之脉絡而曰地道盡此則是郭璞何承天僧一行之流皆可列於有道之士也先生寧遂許之耶夫惟後之學者不精求道之大原而區區守其一得之文自以為察之皆醇而養之皆熟一倡羣和不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即曰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至焉者噫其果遂深於道耶抑猶有毫釐千里是非離合之分也此瓏之所不敢安也故願悉心受教於左右伏惟垂察焉

與周處士書

自足下初入京師即聞韓武庫聖秋娓娓口足下不置已復遇劉刑部公勇於邸舍其向僕稱道者悉如武庫而又加詳焉僕竊揣此兩人者士大夫皆曰賢人焉其說必不虛且妄故願與足下相見既見之後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鋭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楮磨墨四顧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胷中者及其既成

而復視之則後先舛互首尾斷續面且為之忸怩而心且為之媿悔者竟日夕不止葢其可以示人者少矣集中所存皆忸怩媿悔之餘也不自意為足下所闗見是宜如何規切教誨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詞相推譽非僕所望於足下也虞仲翔有言得一人知已死可不恨僕交游裒少然於吳門得計子甫草於京師得梁御史曰緝今復得足下而三不可謂之孤矣前御史奬勵僕過當僕且信且疑退而復取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

未嘗不歎其才識之練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真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者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媿悔乃不減於往時益疑御史雖名為知僕而其實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告之而不以誠邪抑有所深愛於僕而掩覆其短邪此未易為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灝博之學曠達之思迴出輩流又能周旋燕趙齊魯吳越之郊所聞所見什伯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幸示

規切教誨之言勿更用浮詞云云也

與友人論内亂不與書

連日天雨道路泥濘不得奉教左右竊敢有請也琬下直時稍看禮經經曰内亂不與外難不避此言如崔杼作亂晏子不死孫林父作亂蘧伯玉從近關出是也然實不能無疑考諸春秋如孔父仇牧之事皆詳書而深許之夫齊宋衛三國皆内亂也士大夫殺身之仁與保身之哲必非可臨時決擇者若不與者是邪則孔仇知

勇而不知義春秋決不當予若與者是邪則蘧晏為偉生何以不見譏孔子且禮經獨非聖人之言乎此瑰所以疑也孔悝見劫於蒯聵子羔不死而子路死之孔子兩以為賢瑰竊謂人情之所愛莫過於生其捐軀截脰而不惜者為名在爾今使死與不死均不礙其賢則一旦多故又安得有奮然忘生者哉後世江徐死逆邵之亂袁劉死蕭道成之亂通鑑畧無貶辭蓋取春秋遺意也必如禮經所說則漢之孔光揚雄賢於楚兩龔而齊

之褚淵王晏之徒舉可以末減其辠矣此學者所當盡心吾兄深通經傳必能發明聖人之旨幸為示及不宣

與魏光禄書

琬自去秋以來日夕奔走郎署無由圭潔候敎於左右自分獲罪之日久矣不意過蒙注存如此琬也何敢自外抑琬嘗聞之矣古之君子欲獻其圭璧文錦必先之以皮帛今琬不能具尺皮束帛以為禮而徒以空言先之則其中之所挾者無圭璧文錦明矣然區區之心猶

不能自已故欲采蔬酌醴奉迎玉趾而私自達其固陋焉其在春秋之時列國卿大夫相見賦小雅緜蠻之詩杜氏以為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緜葉兔首猶願與賓客享之然則琬之所薦者亦如是而已伏惟鑒而許之幸甚

與梁御史論正錢録書

別後再讀吳氏正錢録其例甚嚴其詞甚辯誠有功斯文不小然琬竊謂學者之讀書也不可以無和平之心

周詳博大之識也斯二者既具而又為之往復曲折於其中然後作者之是非可得而論定矣若但盛氣以相攻擊而商榷未安則必有偏駁之病考證未悉則必有鹵莽疏漏之病我以我之說而彼又以彼之說紛紜擾臂訖無所止此雖如柳子之非國語吳縝之唐書糾繆猶不免於後人之議而況其下此者乎譬之有大盜於此有司既獲其人必當考求其贓證推原其出沒之蹤窩藏之處各得其實然後殺之而不敢為異詞假使無

原贓無見證出入不知其蹤寓藏不得其處不俟其案之定而上諸司敗是終為疑獄也能保無人焉為之平反哉今此書非不例嚴而詞辨然而其中所列尚有不合殆有如前之所謂偏駁疏漏者得毋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榷考證與恐不可謂之定案也夫琬之於錢非有門牆之雅栝酒殷勤之歡也乎時所以刺譏其文章殆不遺餘力而於此反為異論豈有左右袒於其間哉誠欲吳氏和平其心博大其識往復曲折以得錢之是

非所在而徐徐筆之於書則庶乎其無憾矣不然此書一出必無以服錢之心而杜其口也琬嘗恨文章之道為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於弇州大函而錢氏門徒方盛後生小子莫不附和而師承之故舉世不言其非幸而有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豈不大可惜哉故琬之言此亦欲護持斯文而助吳氏之不逮於萬一也然吳氏方用才學自負而琬顧以空疎之胸迂闊無當之見剌剌於其側不以為狂易則以為

輕薄耳度彼所敬事者惟先生一人故不敢陳之於吳而以私於執事其說具在别紙幸徼引其端使加改竄是亦朋友之忠告也如有未當乞更疏示

答王進士書

琬啟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得更賜教為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

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為之紀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

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叙高愍女楊烈婦為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窺見前賢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

夯而難信矣乎琬才學惷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慚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蘄省覽不宣

與王處士書

琬啟自去河間後每入逆旅輙發先生文讀之驚歎不已中間如藺副使郝太僕傳胡孺人壽序等篇尤有卓見琬入仕以來數為利祿所驅雖亦嘗以其餘日有志

經史之學而茫乎未涉其涯汶汶乎未測其底裏此儒者之所悔恨而賢士大夫之所屏棄不錄者也今夫通邑大都莫不有萬家之衢百物之肆上自珠玉綺繡下訖器用服食之類煌煌然襍然取之具足於是行旅之人挾金而求貨者轂相交趾相錯袵袂相聯各得饜其所欲而去可謂繁且庶矣然使游閒無資者過之則雖旁皇歎羨於其間猶無益也今琬之於經史其識不足以窮古人之微其才不足以達古人之變而又嘗以簿書

役其心往來疇酢勞其力朝誦夕忘一無所得譬諸無資之人亦徒旁皇歎羡於衢肆之間耳是安能厭其所欲哉若先生則不然其識足以窮古人之微其才足以達古人之變而且名不挂乎仕籍身不至乎國門凡所謂簿書疇酢之類舉皆蕭然捍去故能一志凝神以求聖賢之遺緒而陶然自樂於環堵之内及其發為文章氣厚詞豐如風雨之驟至如日月之四燭如尊彝俎豆之淵然邃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殆亦無愧於作者矣

詩傳有之曰干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謂衛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為好善故賢者有善道則樂得而告之情無所吝琬既廹於公家之事不能匍匐數百里以與先生相見至於其才其識俱無足取而區區好善之心猶欲自比於干旄之大夫願先生有以告我而無吝也

答陳靄公論文書一

琬頓首頓首前在劉比部坐中幸得與足下邂逅既別

而比部盛稱足下之文以為不減古人然猶未暇詳也既又過計子甫草復稱足下所為邊大綬傳等作僕私心向往之至而性疏且懶不能摳衣請業自分見絕於左右矣而足下乃從三百里外辱書殷勤中間稱謂過卑儼若後進之為禮者豈僕所敢當哉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為詩歌古文辭亦思奮其頭角以附東南士大夫之後而器識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於朝不習世務數遭轗軻於是年比四十而精氣衰耗頭

白齒豁翻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大久矣不意足下過采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紓其詞曰未讀僕之文究不敢深信夫足下疑僕是也猶幸僕與足下交疏而誼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詬之為迂詆之為誕為偽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

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注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説猶不免後人之議而況他文乎至於為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佯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聶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足下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為文非明道不可洵乎豪傑之士超越流俗者也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

之又謂惟道為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為之解頤泣為之破涕行坐為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礫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雖小人

無忌憚之言亦常襍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為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足下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并排黜其文而不之録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古人之為文也其中各有所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道者足下好古博文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積歲

年於此儻又能因之以闚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
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
也僕未讀足下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
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無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
夸辭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足下亦猶足下之疑
僕也文雖小技然而其原不深者其流不長古人所以
取喻於江海也誠欲進求作者之指要則上之六經三
史具在次之諸子百氏下訖唐宋大家諸集亦具在足

下習之既久而翫之既熟矣其詳擇而審取焉可也顧舍此不論而區區惟嘉靖隆慶諸君子是詢溯流而忘原非所仰望於足下也意者矜僕之陋劣姑欲借此以少嘗試之耶則僕所不能測知者矣僕過不自量畧陳其迂誕之説伏祈賜之教誨敢不唯命是聽琬頓首不宣

答陳靄公書二

琬啟前倉卒報書媿無以仰副足下之意兹者休沐少

暇故願更竭其愚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說僕一讀再讀歎為知言竊意足下於此必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閩之書最下亦當旁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陳公甫羅達夫諸賢之說為之折衷其異同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芒疑似之間庶乎於道無負矣而不虞書末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在於道亦止以其文而已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

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辟諸驅烏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歛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洶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葢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

備馬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峰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荆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

今足下之言曰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音是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為有激之言也由僕觀之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與否耳工者傳不工者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即其言而文者也雖聖人猶取之而足下顧得用支離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過論也僕不佞不足

與知予此語狂且直祈賜裁荅琬再頓首

與計甫草論道書

昨相見時足下曾說論語朝聞道一章悤悤未暇往復然不可遂已聊為足下陳之足下謂孔子所聞者非日用常行五倫之道私心竊有未安君子之道四所求乎子臣弟友者此中庸孔子之言也夫道若大路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孟子之言也足下亦嘗降心於中庸孟子諸書而潛味其旨乎否也五倫之道非他即其

賦於天為命禀於人為性發於知覺之靈而為心者也是故聖人之存心存此而已復性則復此而已達天知命亦達此知此而已儻使舍其日用常行而欲求所謂性命於恍惚不可知之地是異端也是滛詞邪說也足下顧引子貢之不可得聞為證而盛言是道有不傳之秘則幾以佛氏之無法可說與不立語言文字者待聖人矣不知足下將援佛以尊孔子耶抑誣之也朱注之精不可得聞曰教不躐等其說甚為易曉而足下棄置

不用足下之於朱註也童而習之既用之以補諸生又用之以入上舍又用之以舉鄉試而奈何獨悖其說於講學耶夫上之則誣孔子下之則悖朱子無一可者也得非有所陷溺而致然與足下又謂日用常行之道雖下愚亦可與聞當無所俟乎孔子此益誤矣自大道不明而諸子紛紜之學以熾或遯於虛無或騖於名法或流入於尚同兼愛敢為放言高論以炫惑天下之聰明天下將靡然從之而其他則又有鬻拳之忠申生之孝

苟息之不食言鄉原之徒之亷潔忠信類皆道之所不與者故聖人以聞道為難講之不厭其詳辨之不嫌其審舉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無不研晰而折衷之以明其毫釐千里之謬而一返之乎中正然後得為聞道孔子之言聞也又豈佛氏之聞熏聞修耳門圓照三昧之說哉足下素習禪宗宗門之教機鋒義諦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為一則譬諸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敗矣愚願足下慎之毋使為知道者所笑

與王敬哉先生書

琬少孤失學不能通知先王六藝之旨幸而習爲時文得竊科第叨居郎署之末當此之時氣盛志銳方欲自奮于功名之途猶未暇學也不幸而橫被詿誤左官司城退與胥史爲伍加以文牒簿書之繁自分力不能任當無復振起之日矣而會上官念之然後得從容閉戸盡發其所藏六經三史詳讀而紬繹之則又其識不能窮義理之微其才不能達古今之變雖時憊精疲思作

為文章以求發攄其感憤之心而蹇澀陋劣卒無以進希作者之萬一宜在擯而不録之列久矣而不謂虛名之得徹左右也伏惟先生年雖至而志益勤位雖尊而德益懋勲名學術載于史書而達于海內士大夫之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以其菲才淺識蹇澀陋劣之文上塵門下之觀覽者哉顧先生惓惓懇懇下交不倦誠有合于周詩遐不作人孟子樂育英才之義故雖陋劣如琬者亦蒙記憶琬過不自量深以得出于大賢之門為

喜然而實非其人也竊恐有累先生知人之明與其好士之雅是以遲回瞻顧且前且却者數月于此昨錢進士中誥復傳述先生之言欲觀其所為雜文故敢繕寫舊作序傳十篇伏祈賜之教誨不勝惶懼待命之至

答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昨足下見琬春秋諸論遽蒙手教之辱謂古人以經證史不以史證經解經諸作不當參以後世事其說甚辨然非琬所敢安也琬不能探援秘籍以相讎答試舉里

塾諸童蒙所恒誦者為足下言之幸足下少降心平氣而聽焉昔子程子之傳易也於屯之九五則引魏高貴鄉公唐僖昭二宗以證之於師卦則引淮陰侯於六五則引郭子儀相州之敗以證之於否之九五則引王允李德裕以證之於遯之象於未濟之九二則又引王允謝安子儀李晟以證之於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則引漢四老人之定太子為之反覆其故而痛切申明之此即解經者以史證經之明驗也如其不可以為證則淮陰

侯以下諸人之事豈不皆出於史乎至於楊廷秀易傳引史尤多其他若胡康侯之傳春秋鄭伯謙之論周禮舉莫不然彼歐陽永叔蘇明允諸作偶不及史耳非其果不可以證經也如果不可以為證則易春秋傳與太平經國書決不妄引漢唐也明矣抑琬又聞春秋經中之史不當用易詩禮三經為比令之士大夫果能上下數千百年悉取春秋與漢唐宋之所以安危治亂以訖君子小人之用舍進退或同而異或異而同者無不哆口

抵掌馳騁往復其間而又能著諸文章成一家言以為後世有國有家者之龜鑑此亦曠代之軼才也雖使借經立說而參之以後世之事謂之以史證經可也謂之以漢唐宋之史證春秋之史亦無不可者其殆子朱子所云解經而通世務者也惜乎今猶未見其人而琬又學識惷陋不足以任之耳足下宜早自奮勉用此倡導後生而顧為之詞曰史不可以證經然則琬尚奚望哉昌言無忌希賜裁答

與汲曰緝論類稾書

今之讀其文者不曰祖廬陵即曰禰震川也其未讀其文者亦附和云云悠悠耳食之論其閒之未嘗心服而首肯也何也凡為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古今人雖不相及然而學問本末莫不各有所會心與其所得力者即父子兄弟猶不相假借而況廬陵震川乎以其兼之文上視二君子其氣力之厚

薄議論之醇疵局法之工拙固已大相區絕矣至其得力會心之所在可以自喻不可以語人亦豈能驅之使盡同古人耶某嘗自評其文叅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者也假使拘拘步趨如一手模印譬諸輿臺皁隸且不堪為古人臣妾況敢與之揖讓進退乎宜乎譽某而某不之許也今蒙先生云云實為獎借過當至謂原流派別出於南渡諸家苟非知己不能深悉其本末洞然如此也彼耳食附和之輩駢延林立果有當於其否耶又

其初不解作詩十年以來信口率筆尤與唐人相濶近以數詩示人其人報之曰盛唐盛唐某駭詢其故則曰此某公之言也士大夫往往類此姑述之以助左右一笑

堯峯文鈔卷三十二

堯峯文鈔卷三十三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書二 共十三首

與歸元恭書一

昨讀所刻太僕先生集中閤頗多牴牾如閤字考宋志三公黃閤北齊書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内屏皆作閤字此杜詩黃閤老三字所自出也竊謂凡唐宋稱閣老閣下者其字俱從合不從各前明則不然宮禁有

東閣有文華閣學士入閣辦事者有内閣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從俗稱閣亦可也今足下於閣老不辨而獨謂閣下之閣宜從閣其説甚詳至一百六十餘言字同義異未知何據僕所疑一也書張貞女死事中有梳字改為梭字者竊謂吳人雖富室不聞以金為梭若云銅鐵亦金之屬也梭當以鐵為之則非一弱女子能折明矣且攖其纖悅之梭事勢似覺稍緩至於攖其頭梳則騣騣相逼不可不加峻拒矣蓋金梳恐非櫛具

或是首飾如近時婦女金掠鬢揆根簪之類不妨傳疑今足下以臆改之絶無他本可正僕所疑二也何氏先塋碑文元有二篇常熟本乃何熣為進士時求作者崑山本則熣為都給事時續求者篇中故云碑已具未立又云并載前語而銘中黄門云云即指其為都給事也若欲兩篇俱載則有周益公刻廬陵文集例在若止載常熟本一篇亦當照集中周憲副行狀以小字附録崑山本全文於後今獨不然其文則選常熟本而於銘又

載崑山本一篇之中首尾不相貫穿所云是生黄門等語作何着落不獨太僕有靈未即首肯亦恐賢從祖輩胡盧地下僕所疑三也卷中如此疑義甚多未易枚舉昔蘇文忠公有慎改竄之戒僕生平守此竊謂字句異同有别本可證而其義兩通者則宜注云一作某大相違反者則宜云一作某非是雖無别本而私心不安者宜云某疑當作某如朱考亭韓文考異便為盡善非有他也貴在前賢遺文不致妄為後生輩所亂庶使好學

深思者紬繹而自得之耳狂瞽之言乞賜省覽

又按陸少卿師道有張烈婦詩序言婦嫁汪生之子汪母與羣惡少亂婦恥之姑怒謀令一人强亂婦婦不從殺之予友歸熙甫高其節行請予作詩云云詩效焦仲卿樂府體其中有佻達定相侮起攫頭上梳新婦泣且詈還之意脂韋梳既汙奴手豈復可親膚寸折擲之地不復顧踟蹰等語按梳與韋膚蹰為韻是梳字非梭字此亦一證也附記之

與歸元恭書二

昨足下與僕辨太僕刻集誤處指示甚悉僕已草草作荅繼而有友人至傳述一業生之言以為足下盛怒僕聞之若負芒刺且慙且悔思有以自解於足下足下自謂失之踈畧為過而謂從祖悍然不顧為故（見來書中）夫賢從祖塗乙太僕之文足下亦塗乙太僕之文（此類難以勝舉）而又刪移其兩篇為一篇（何氏先塋碑文是也）立說雖不同而所以塗乙則一也孰為故孰為誤有能辨之者否孰為悍然

孰為非悍然又有能辨之者否竊恐咎繇復生亦不易聽此訟也是故願足下無怒也使僕之言非而足下為是則議論之譸張學術之紕陋天下後世必有代足下攻僕者足下雖不怒可也使足下是者已什之九矣而或猶有纖毫之隙未經塗墐則僕雖不言天下後世必有言之者人主尚不能監謗足下區區一布衣豈能盡箝士大夫之口哉足下雖怒猶無益也是故願足下無怒也方賢從祖輩下筆之時度其心必不肯退然自省

其悖謬也必曰如此則詞優如此則義順亦如足下所謂不可假借者也見與周漢紹札中畧謂辨析文義不可假借由今觀之詞果優乎義果順乎果當假借乎不當假借乎足下可以少鑑矣足下不肯假借於僕為直為諒為多聞僕所願終身受教者也若不肯假借太僕之文而必欲塗乙之删移之以自行其臆大乖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道其毋乃失之太敢乎是故願足下無怒也足下於太僕則曾孫也而删移塗乙其文於賢從祖輩族孫也而醜詆

其悍然不顧則皆以為當然若僕於足下一故人耳既讀新刻方深訝足下力攻賢從祖之短而又躬自蹈之思欲成就足下之美不得已稍效一言於左右行止從違惟命是聽顧遽詬之曰戇（又見與周漢紹札中）斥之曰杜撰曰取笑（皆見來書中）忽然觝觸盛傳道路之口何其不恕之甚也是故願足下無怒也太僕之文天下後世之文非一人一家所得私而有也僕私淑太僕有年寧得罪於足下不欲得罪於太僕語曰有爭氣者勿與辨新刻中疑

義甚多自今以往不敢更攖足下之怒當準考亭楚辭辨證韓文考異例别為一書孤行於世耳琬再拜

與周漢紹書

僕再託致元恭手札力辨改竄震川集非是彼槩置不荅而輒譋詞詬詈又聞指摘最後札中布衣二字謂僕簡傲而輕彼於是訴諸同人播諸京師士大夫之口則元恭亦甚陋矣僕淺見鄙儒不能通曉古今請舉村塾所具諸書為元恭述之可乎莊子曰魏牟萬乘之公子

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此布衣配公子言也見南華經讓王篇荀卿子曰布衣紃屨之士誠是雖窮閭陋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此布衣配王公言也見新書富國篇至於仲尼大聖且嘗為魯司寇矣而史遷則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云云遷之行文如此果傲仲尼而輕之耶仲尼可作果艴然見於詞色否耶僕不畨元恭所訴何詞士大夫何故一口附和也由僕言之布衣之稱不為不尊不為不重不為不褻且譽也僕原書

具在上文借引人主下文用布衣比擬正與莊荀文義略同以此繆相推奉使元恭跼蹐忸怩而不敢當斯則宜矣而顧謂簡傲彼雖甚陋豈奔走干謁之暇全未寓目諸書乎記有之學然後知不足彼之所以烏休詬詈至於再四而莫止者夫孰非不學之故與竊願元恭少留意於學也抑僕又妄加揣摩得毋元恭間從宦游亦既授有官秩而僕忽忘之耶則僕生稍晚自

世祖章皇帝以來即從事

本朝為郎官為小吏於京師是故祇知
本朝官秩而已若元恭所歷誠不能知也以此罪僕簡
傲又奚逭焉僕知過矣僕承尊公及孝章先生命久當
杜口而猶呶呶然者蓋緣元恭交游甚廣其聲燄氣勢
皆足以殺僕不得不自白於足下幸足下代為雪之僕
病癈之餘既闔閉氣又欲惜此潑命放筆一笑
此稾久弃篋衍已不敢出示同人今聞遠近傳某語
以為笑甚至從未見某原書而酒闌燭跋輒有增刪

字句借作談資以獻媚者故復檃此彙付梓至於歸文辨誣錄三卷當俟異日刻之以示來世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鈍翁附記

荅從弟論師道書

來書第一段昨與吾兄論師言古者有人師有經師非是則不得謂之師若甚怪乎世之受業而稱師者夫以舉世庸庸之人訓詁之不明句讀之不通而呶呶然號於人曰師也

師也以此論斥之則誠快矣

古人之言師也其詞有重有輕若從其輕則三人之中雖不善者亦為我師苟從其重則記固有之師也者敎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雖孟子亦患好為人師矣僕之說曰非經師人師不得謂之師此從其重者言之也而足下槩以受業兩言釋之將所受者道德之業乎經術之業乎抑止於訓詁章句之業乎使其受道德經術之業則何以異於僕之經師人師之說也如其訓詁章句

而已是乃今之學究訓蒙者也二者不同而足下等而齊之何胃中貿貿然不别黑白如此哉

來書第二段師之道不可以不講也古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食之師教之隨其所在而致死焉記曰事親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事師心喪三年

足下引經是也然而心喪之禮考之於經惟孔子之門人嘗行之考之於史則此禮之廢也千餘年矣而顧欲

縣施諸學究乎此非獨世之士大夫不能即足下亦未嘗行也未嘗行之而乃為大言以自誣僕不敢許也

來書第三段吾不知其所謂師者必其行之修足以訓方型俗必其經之明足以繼絶表微若所謂經師人師者而後謂之師乎抑其所受業者皆謂之師也

僕聞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

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古人之重師如此而行或可以不修經或可以不明乎古之為士者莫不漸摩乎先王之禮樂而習聞仁義之教未有不修其行者也行之不修是不率教也方移且屏之之不暇而敢於為人師乎哉蓋足下所謂受業云云意者專指訓蒙而言之故予以恕辭疑其行或可以不修而經或可以不明也亦知先王之世無今之訓蒙之師乎方世之治也凡為士者自幼訖長無日不在於學而先王則因其才器之所至

而設官以長養成就之至其所設之官則又士大夫之賢而有學行者故能使聰明瑰異傑出不羣之材上之可以為公卿次之可以備任使者舉皆出於學之中其在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及其衰也學校漸廢士之有志者往往各自求師於四方而後孔子之門號為最盛其學者皆心悅而服從之此就養心喪之禮所由昉也當此之時安得有不修於行不明於經者而羣天下之士奔走向往其門哉足下漸染俗學而不

復通知經傳宜其言之放僻而不自知也

來書第四段如其必足為經師人師者而後謂之師則行修於一鄉可以為一鄉之師者於其難也一鄉之人皆為之致死於其歿也一鄉之人皆為之心喪矣行修於一國可以為一國之師者於其難也一國之人皆為之致死於其歿也一國之人皆為之心喪矣

此一段文義糾纏頗難分曉夫一鄉一國之人有賢者

有中材者有愚不肖者而又有百工伎藝之衆不在此列使其行修於一鄉則一鄉之賢者友之中材者師之愚不肖者望而避之矣行修於一國亦然豈有舉一鄉一國之人皆為之致死而服心喪者乎以此闢僕之說而未達僕之指趣何其謬也

來書第五段行之修者莫過於孔子經之明者亦莫過於孔子然其畏於匡也獨疑顏淵之死其後卒於魯國喪三年者門人之外弗

聞焉則必其受業而後謂之師也

此一段說孔子甚善然而受業於孔子者受其道德仁義與夫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旨云爾是固人師經師之祖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百世而下學者莫不宗之又不當問其受業與否也嗟乎孔子之為師夫亦異乎今人之師矣而可以下喻學究訓蒙者耶儗人必於其倫訓蒙非孔子之倫雖三尺童子皆知之而足下不知何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禮凡有國者各自祭

其先聖先師謂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此皆非受業者也足下以為必受業者而後謂之師則又非矣

來書第六段韓子云師未必賢於弟子弟子未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吾謂其言師也最善師以受業也吾所未知而彼知之吾則師之吾所未能而彼能之吾則師之及其既師之也則必終身事之

若以其後日之所學遠過於所師之人而遂不謂之師然則是孔子無師也

退之所謂聞道未嘗指訓詁句讀以爲道也其所謂術業未嘗指訓蒙以爲術業也孔子師老聃郯子亦豈僕僕焉爲之就養而服心喪哉雖使終身事之其於禮也必有少殺者矣

來書第七段曹交願受業於孟子孟子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則古之受業者皆爲師不

惟儒者為然古者民皆有業以其所業傳之於人謂之師韓子又言之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皆有師是也

曹交欲受業於孟子欲為堯也欲為舜也非訓詁之不明句讀之不習而就孟子以問難者也僕視為師者甚重而足下輕予人以師之名無怪乎村翁野叟皆儼然據皋比之坐而自附於孔孟也善哉歐陽氏之言曰後世師法廢壞而今世無師世無師學者宜師經歐之與

韓文相若也行相彷也足下引韓之説以張學究之幟則僕請得引歐之説拔其幟而僻之不亦可乎

來書第八段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學幼儀則是小學亦有師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為師也多矣

禮之外傅如周官樂師之屬是也樂師童曰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鄭氏引內則云云塾庠序學之師則

大夫士是也孔氏引書傳説曰大夫七十致仕退老而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此皆先王所設之官使得出其學行以教育國中之俊秀非今之學究訓蒙者比也且引經不可以武斷足下盍詳求其首尾而紬繹之學記國有學之下其詞曰比年入學云云繼之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然後足以化民易俗夫學至於化民易俗則受師之益夥矣信乎為之師者未有不修於行不明於經者也而足下乃比之學

究此僕所未喻也

來書第九段安能盡得若經師者若人師者

而師之哉

甚矣足下之固陋也由足下言之則是謂天下無經明行修者也士不可淼今足下乘舟駕車南不踰淅北不及淮耳目見聞不出四五百里而敢輕量天下之士哉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内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

梁子曰緝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為友僕老矣雖不能師之固所為欣然執鞭者也惜乎足下未之一見耳如足下者辟諸莊生所謂埳井之鼃得毋為識者所笑乎

來書第十段弟嘗與吾兄辨難或繫一事一物或繫一家一鄉所關者小不足深論若夫師道之重則關乎天下萬世恐世之學於人者皆不以其師為師不容默默已也

師必有道其道不立久矣足下曰關乎天下萬世不可

不講也僕亦曰是誠不可不講也足下方為人師而顧謂凡為師者不必經之明而行之修其毋乃謙詞與抑誠歉然不足於此也夫鳥獸猶愛其毛羽足下而誠有所不足僕願自今以往日夜勉强學問益增累其所未修而講求其所未明雖前者或不能無媿而繼是亦可以據皋比而不忝矣又何必肆其呶呶之口曲為此辨也君子無易由言願足下慎之

與友人論葬服書

蒙足下見示諄諄以古無葬服為疑僕請得申其說而足下試詳擇焉古人之居喪也葬不踰時故先王不制此服至孔子世其遵三月五月之制而行之者固已少矣殆非獨近世然也考諸春秋列國之葬其君往往緩不及禮故公羊氏譏之謂之不能葬然猶在未終喪以前當無有不衰絰者也近世士大夫溺於陰陽家之說其營葬也尤緩有及數年者矣有及十年二十年者矣如此而不為之制衰絰可不可也葬凶事也啟殯而祖

屬引而行即壙而窆當此之時主人或踊或哭其不得以吉服將事審矣禮有之曰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蓋久而不葬主喪者之過也又曰為兄弟反服其服然則主人主婦而外亦無有純乎襲吉者也近世士大夫自終喪之後或從事四方或服官政於朝既不能不除其服而臨葬又不為之服是忍於死其親也而可乎昔者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由是言之葬

其有無服者與為人子者夫亦返諸心而已假令祖也行也定也或可以不踊不哭是雖用吉服將事其亦何嫌之有如其有所不能而顧諉之曰古無奠服然則當用何服以奠與僕故謂今之奠服猶不失禮之遺意者殆以是也足下盍審思之

答或人論祥禫書一

屬有喪禮請教家禮云再期大祥注不計閏二十五月再期止二十四月而云二十五月

者疑是二十五月首一日又大祥後中月而
禫注間一月也自初喪至此二十七月似又
在二十七月末一日云云
按禮服所以不計閏者蓋數閏則大祥在二年之末不
可以稍三年喪也必加至二十五月者其義當亦然蓋
小祥十三月大祥二十五月記所謂親之喪外除先王
體仁人孝子不忍變除之意而又示之以有節故曰二
十五月而畢也古者卜日而祭書儀家禮欲從簡易以

便俗故惟禫祭卜日其他大小祥皆止用忌日宋儒所謂忌日者當即來敎中首一日也禫祭則先一月下旬卜次月上旬之日不吉則卜次旬之日又不吉則不卜徑用下旬日矣其日或丁或亥非徑用末一日者惟近人禫祭必盡二十七月則當在末一日雖其制益趨於簡便而實不倍於禮姑從之似無害

大祥下第二條設次陳禫服後又有禫祭一條將大祥之日即改禫服乎抑必至二十七

月乎

古者大祥除衰服斷杖服縞冠素紕麻衣白屨無約書儀則丈夫垂脚黪紗幞頭黪布衫布裹角帶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黄青碧皂白為衣履其說與禮服異家禮既悉仍書儀而明會典又全未賅載讀之不能無疏略之歎自比年以來士大夫居喪尤多苟且今欲改服不審應改何等服色莫是姑存其名否所云陳禫服者乃謂大祥先期一日陳之於次而厥明始服以祭也則其服不

俟二十七月明矣總之古今之制不免異同而大祥則除衰服禫之後月則遂復常歷代皆然無可疑者

大祥日往來書刺遂可書禫服否

古人名刺無書服制者若人慰疏惟有孤子哀子孤哀孫之稱其他已不可考矣吳俗至二十七月始書禫服似不失先儒所謂過禮重情之意甫及大祥姑勿書可也當今禮教喪失已久僕又學術固陋伏乞與知禮者更加討論則斯禮幸甚

答或人論祥禫書二

禮有之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足下兩大人在堂而諄諄用喪事與僕相往復僕私心不以為可故答足下甚畧而足下又盛稱再期當為祥禫二十四月則請得陳之昔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此據服問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此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三說

者皆出於禮記而惟漢鄭𤣥為能酌情文之宜得先王
中庸之道故歷代行之至於今不廢足下所云二十四
月僕不知所遵者何經所援者何傳竊恐仁人孝子之
用心不當如是也且足下亦嘗觀
本朝之律乎律於妾之喪本無服也而足下必欲加之
以緦麻三月於父母之喪本二十七月也而必欲減之
以祥禫二十四月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聖人且猶議之
而況抹摋經傳欲以自立一說乎孰非人子顧獨澌滅

喪失其仁孝本然之心而彊辨以求勝本旣不立則區區變除之是非禫祭之先後特其餘文末節雖姑置勿論可耳孔子語宰我曰女安則為之夫固不屑之教誨也故僕於足下之言謂之戲論必不得已亦惟曰足下安則為之而已矣

與從弟論立後書一

聞足下盛稱兄弟不相為後嘖嘖有言與僕平時所見最合僕豫屬具在當時草稾纔定即以請教足下如有

未安足下何不面相規諫而為此嘖嘖也僕聞之古之為人後者不得與於射嘗深歎人生之不幸至於此極而近世習俗輒緣立嗣相詬鬬此非有仁人孝子之心深念宗法之遺而懼亡者之忽諸不祀也不過曰利其土田耳圖其賄財耳今僕豫屬之中一則曰詒飲食衣服及將來昏娶不得有累長媳是未嘗使邀寡嫂撫鞠也一則曰不得覬覦長嫂私蓄一則曰吾見在田宅仍繫蘭詒均分是未嘗使承長兄遺産也又擬於門狀之前

不列孤子一行嗟乎有為人後而不邀撫鞠者乎有為人後而不承遺産者乎又有為人後而不稱孤子者乎僕於祭告之文以權宇措辭權之云者可彼可此遷延未定之詞也葢恐新婦之哭泣傷生而姑以此慰其目前且以代老人暫守亡兒主重耳劉原父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取後者不得取凡弟常也既已取凡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變也僖公以凡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凡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

者也今僕不敢曰變而曰權且著諸豫屬曰以俟蘭詒昏娶生子則其說已明而其心亦滋苦矣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僕決不忍為也僕豈效世俗無賴子姓言語出入欺鬼神賣祖父者哉前書與足下相商擬另立一後未蒙見報方僾息待命而又諄諄言此此則僕之不孝不慈無可自解惟有拊心泣血而已

與從弟論立後書二

聞足下又盛稱庶出之子不可為後蓋從豚犬㲉詒起

見僕甚駭焉禮有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鄭玄賈公彦皆訓支子為庶子初未嘗有庶出為後之禁也會典有之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長子蓋有適則立適無適則立庶亦未嘗有庶出為後之禁也足下方矯首厲角自附賢者為同族所推重足下一言倡之於前族人必羣言和之於後僕奚敢揚揚然悻悻然别立異議乎然年老愚悖讀書不多敢問足下此載於何書出於何王

之典也不則足下素稱灝博著述滿箱篋顧舍儀禮會典不信而信道塗之口里俗不根之言哉古有世爵凡嗣祖父之爵者皆曰為後不必為人後然也如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儀禮亦有庶子為父後之文是矣近代爵不及世凡士大夫長子即以為後之名被之蓋或有官蔭故也如律文出嫁女為兄弟之為父後者是矣僕既衰且病旦暮入地而所存蘭詒二子俱出於庶敢問足下此庶出者雖不敢為人後亦堪

為僕後否耶耶不知前所言不可有專指不可為人後言耶抑并不可後其父耶為父後與為諸父後一也假令此可而彼不可其説果何所本哉禮適子不得後大宗此古聖人之教也若從聖人則適子不可為人後從足下則支庶又不可為後然則取後者將奚適也倘盡棄周公孔子之教而惟足下是聽是足下之賢過於周公孔子僕不敢信也幸明以示我

與參議施先生書

琬啟去歲姜子學在傳述先生之命及齋大集使琬評閱琬不自揣竊嘗竭其區區之固陋而先生不以為忤顧又命之曰其為之序受命殆已踰年方逡廵未及援筆而學在數來見督不已遂不敢固辭琬聞古之人有詩文以序重者有序以詩文重者有詩文與序交相重者如子夏之序詩也杜預何休范甯之序三傳也此序以詩文重者也韓退之之序盛山十二詩也蘇子瞻之序壯丹記也此詩文以序重者也上而孔子之序易與

書降而訖於昭明太子之序文選也此皆詩文與序交相重者也今先生之詩沈鬱雄麗其去古人不遠蓋非待有序而後見重於時者無感也至於琬則又殷憂轗軻未老先衰故其才識之謭劣學殖之荒落自分不齒於藝林久矣顧欲以里俗不斂之辭炫諸先生之前亦決不能與先生交相為重也夫先生之詩既不以序重而琬之序又不能與先生之詩相為重而先生屬諸學在惓惓不已是猶欲薦其千金之璧而顧使以庳車羸

馬先之毋乃不可乎然琬所以不敢固辭者夫亦自量其譾劣如此荒落如此幸而不見棄於有道長者又幸而挂名卷端得附沈鬱雄麗之作以行世而傳後倘亦所謂序以詩文重者與謹潔本附便納上伏惟先生垂察且辱賜一言以教誨之敢不惟命是聽

與宋陳兩先生書

溽暑方甚恭惟尊候動履康吉琬以譾劣下材過辱裁植得厠薦剡之列感恩知己銘鏤心骨閏月中嘗奉短

啟鳴謝未審得達否比者臂疾為患重以咯血已踰二十餘旬矣思亟治療稍瘥便即治裝入都不圖兩月以來沈綿益甚竊歎當此旁求之日海内士類微有識知者莫不泳詔踊躍鋭欲奮其所長而琬獨成廢人不能與給筆札從容殿廷交戟之内覲國光而疇知遇此所以北望延領為之於邑者也不得

已具呈當事幸荷哀憐已命印官親驗見瘫痿龍鍾不復檄催上道許為移咨吏部筋盡力敝甫有成望伏冀先生始終矜恤予以曲全俾得部中准其在告不復敺查則尤門下生成之德也萬一患邀庥庇羸能延此喘息則嗣後扶杖深山行歌化日以完晚節以訖餘齡無一非出於先生其為賜也大矣感慰頌禱何可勝言伏惟俯垂鑒察

答顧寧人先生書

與天生相見語次知長者比來動履清吉著述益多殊慰仰止繼又得手教所以奬勵鄙拙過實萬不敢當禮教廢壞久矣倘蒙先生斟酌今古原本禮經而又上不倍

國家之制下不失風俗之宜用以扶翼人倫開示後學甚善甚善別紙所論康王之誥辨冕服為踰年即位之禮依據最明援引最悉愚嘗證諸春秋昭十年七月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如晉葬平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

向辭之曰孤斬焉哀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云云蓋故君未踰年則新君不敢即位故其辭委婉如此也是時晉伯已哀三月而葬既不免失之太渴而君臣猶能恪守此禮以拒列國諸大夫不可謂非叔向力也至若康王盛時方欲以禮敎治天下豈有居喪之初顧肯躬蹈非禮如所服冕服如所稱予一人者乎則是太保之見反出叔向下也竊不勝惑之今讀先生此辨亦可以息後儒之喙矣惜不能

起蘇公九泉與相往復耳歎服歎服琬山居讀書九年差覺自愿此番進退狼狽當不免有識掩口不審先生何以誨之時節嚴寒伏惟為道自愛不宣

與人論墓誌銘篆葢書

誌銘草就附上有一言欲奉告者倘即刻石則篆葢及誌文首行宜但云某銜某府君云云幸勿加暨元配某孺人六字此近世無識者所為凡唐宋元諸大家文悉無之前明成弘以上亦然近時名家文亦然也有碑刻

文集可考古人非畧之也於此固有深義蓋女子從夫故祭曰祔食葬曰祔葬凡祔食者惟立男尸而無女尸故曰同几則一尸亦此義也愚嘗論之古人之有行狀非特備誌銘之采擇而已將上諸太史與太常者也上諸史官所以請立傳也上諸太常所以請立謚也今雖不復行猶當存古人遺意彼女子無傳無謚亦奚用行狀為哉其有不同穴者與節烈卓卓可稱者與先葬而夫猶存者或夫歿且葬已久其事行不及附見於夫誌

者別為之誌銘可也誌銘之不及雖表之可也顧欲益之以行狀至於事行始末已附於夫之碑誌中矣一覽便可得也而篆蓋篆額又欲益之以暨元配云云必使與男子無別此皆贅也皆古人所不許也故愚於女子行狀悉拒不作而於蓋額又欲稍存古法殆可為識者道爾知足下留心文學敢詳言以告未審足下能見信否琬拜白

與梁御史論佛經書

昨與先生偶論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相持未定葢先生非詆譏宗門者也直疑之為別傳耳玩不敢復徵禪而願以先生所嘗頌首楞嚴圓覺金剛諸經徵之可乎先生言六根日夜遊乎六塵而不涉六塵諸相即此是性即此是妙明圓心即此是如來第一義諦然則先生之視此六塵也信其實有乎抑信其實無乎抑疑其非有非無乎既已不涉吾知先生之必以為無也楞嚴經云無相則無非無無則相令既實有是相矣山河大地六根

六塵俱歷歷見前先生又安能悉舉而無之哉就使能之恐其猶不免於頑空者也且六塵即法相亦即非法相不涉六塵即非法相亦即非非法相也若先生之所見所證以之破塵勞有餘矣而欲入佛之清淨智海則不能何則為其滯於是相非相之義也金剛經云若取法相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又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是則非法相者正屬如來之所訶而先生顧取

之耶蓋有所取必有所著無論法相與非法相不當取著即非非法亦無容取著也先生又言真心如鏡妄心如塵捨去諸妄即真心在夫心一耳而顧分别真妄於其間不益支離矣乎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洵如先生所言捨諸妄而去之非息滅妄心乎非了知妄境乎經又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使真妄有二則如來幾為誑語矣不真不實語矣如來說法若醫王治病當其未瘉應病

與藥及其既瘉病與藥俱去而先生乃欲執病爲藥得毋失如來方便之意哉近世士大夫根器勇猛能擔荷大事者非先生其誰琬道眼未明不足取重於先生先生盍求大善知識而決擇之則斯法幸甚